

# 宁武子：“愚不可及”的智者

《论语·公冶长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宁武子，邦有道则知，邦无道则愚；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对此注释道：春秋时期的卫国，在卫文公时治理有方，国事清明，宁武子便励精图治、尽力辅佐，无事可见，展现的是“智”。到了卫成公时，朝政荒废，昏庸无道，宁武子则周旋其间，尽心竭力，不避艰险，既能保全自身，又能匡济君主，此时表现的便是“愚”。

孔子的评价——“其知可及，其愚不可及”，曾如一枚坚果，令后世咀嚼难解，褒贬不一。多数人理解为：“知”即智慧，“愚”是佯愚，实为深智。孔子对宁武子实为激赏——在乱世之中能主动装愚守拙，这种“愚”既是智慧，也是勇气。这正是宁武子的处世哲学，后来也成为儒家思想中“明哲保身”与“忠君济国”相融合的典型。



宁武子“万古流芳”碑(资料片)



“宁武子公园”一角(资料片)

《曹州府志·人物志》记载：宁武子，姬姓，宁氏，名俞，谥“武子”，春秋时期卫国大夫，历任卫文公、卫成公两朝，以忠诚与智谋著称。《曹州府志·地輿志》亦载：“宁武子墓，在县西北二十里表忠集，旧有祠，圯于水。”方志中还收录明嘉靖年间曹州太守重修宁武子墓，立碑题曰“表忠”之事，碑阴以小楷镌刻：“春秋大夫宁俞，食邑宛濮，卒葬于此，名曰‘表忠’，以励后人。”

据《曹州志》载，“宁武子祠”门前原有一块万历年间“重修宁武子墓”石碑，碑文为监察御史钟化民所撰，记述了墓园格局。今碑虽不存，记文仍载于志书：“原墓遗址，得八十四步有奇，旧封一丈，增高之。复拓地三亩，缭以周垣……当墓道建堂四楹，颜其堂曰‘表忠堂’，匾其门曰‘宁武子祠’。”

吴店镇，欲一睹这位春秋大夫长眠的黄土，感悟其“大智若愚”的境界。

在吴店镇政府站下车，沿路北东行约1000米，经一位老人指点，穿过一片玉米地，望见一座突兀隆起的墓冢。当地人称之为“宁家囤堆”，也有人直称“宁武子坟”。墓冢系复建，高约4米，周长约40米。冢顶杂草丛生，表面被雨水冲刷出浅沟，如古陶绳纹。冢前立有“万古流芳”碑，为2018年山东省宁氏宗亲联合会所立，上书“囊饕举卫，春秋名卿。圣崇其愚，史表其忠。”碑前设青石供桌与香炉。

一位当地老人告诉我，“文革”前这里曾是一片高地，尽为黑土，南北长115米，东西宽70米，高4至5米。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经专家勘察，确认为古人类居住遗址。考古钻探显示文化层厚4米：下层属典型龙山文化(出土黑陶、石斧)，中层为殷商时期(有陶盆、陶豆残片)，上层属两周时期(发现灰坑、贝币)，表层还有汉代文化痕迹。

老人又言，原墓封土高大如山，为砖基穹顶圆形结构。1972年“平坟运动”中墓被掘开，曾现石板、陶马、陶俑等物，未继续下挖即回填。墓前原有座祠

堂，早已倾圮拆除。据说以往每年春秋，皆由曹州知府与菏泽知县主持祭奠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生产队将此地夷平，种上了庄稼。

史料表明，数千年前此处已是鲁西南稳定的人类聚落。春秋时称“宛濮”台地，属卫国，卫成公封宁武子于此，死后葬于高台，遂世称“宁家囤堆”。此后两千年间，遗址上一直存在祭祀性守护聚落，多为散居，史籍未载专名。明代立“表忠”碑后，本地集会便取名为“表忠集”，“表忠”二字遂成地方文化符号。

归途经过囤堆旁一村落，见一烧饼铺，招牌上书“宁家囤堆烧饼”。购得两个，芝麻密布，烤色焦黄，入口是地道鲁西南椒盐风味。村南有座新建的“宁武子公园”，曲径通幽，绿树成荫。路旁广告牌侧书“知可及，愚不可及”七字。旁边有一所小学，人称“表忠集小学”。这些皆可视为“表忠”作为政治韬略的现代乡村诠释。

又遇一位老人告知，每年农历三月初三，周边村落皆举办庙会，祭祀宁武子。十里八乡村民齐来“赶囤堆”，满街挂红、焚香、烧纸、放鞭炮，更有炸面泡、打烧饼、卖糖人之盛景。最热闹属“竹马旱船”社火队：前有人扮宁武子，青袍高帽，骑竹马；后有“晋军”执木戟，边走边呼“退兵喽！”孩童追逐嬉戏，一路风尘仆仆。

回望中，思绪如胶片倒转，深感今日所获远超预期。不仅得见“宁武子墓”，更在“愚”与“智”、“有”与“无”之间，寻得一片可进可退的精神空间。宁武子将这片空间留在了菏泽的黄土中，也留在了《论语》的二十三字里，耐人寻味。

文/邓文斌

## 走近菏泽地方名人

### 「清贫高士」靳拔贡

靳拔贡，本名芳兰，字馥公，清康熙年间人。因其不攀官、不图财，学富五车，安贫乐道，时人呼之“清贫高士”。在曹县西北，至今还流传着他的不少传说故事。

话说有一年大考，皇上派一个叫李广第的官员复查卷子。当李广第看了靳拔贡的卷子后，十分欣赏，但名额已定，没法更改，于是便请他作教书先生。李府的几个公子，见父亲请了一个衣冠不整、落榜的老头子考中，很不高兴，故意刁难他。靳拔贡毫不在意。

开始学做文章，靳拔贡出的题目是《论语》的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”。李府诸公子看见题目，暗自窃喜，因为这类文章以前的先生早让写过。他们没料到，靳拔贡会和自己一样同做，一连作了几篇，都是这个题目。李府诸公子见靳拔贡的文章并不比自己强多少，认为靳拔贡不过如此。但他们没料到，靳拔贡会叫这样一直做下去，不准重复内容。几十篇过后，李府诸公子的本事越来越跟不上，可靳拔贡的文章一篇比一篇好，他们这才心悦诚服。消息传开，京城很多宦官子弟都登门求教，靳拔贡的名声越来越大。

话说有一天，李广第无事，就跟靳拔贡闲聊起来。“不知靳先生家境怎样？”“还好。”“车有几辆？马有多少？”“三辆车，没有马。”“没马，三辆车怎么用？”李广第感到奇怪。“一辆幼车，一辆粪车，一辆土车，要马何用？”靳拔贡还没说完，李广第哈哈大笑起来。

京里那些宦官子弟知道老师贫寒后，争相送来钱礼，靳拔贡分文不取。后来，学生们想了一个办法，每人给老师送盆花，花盆内埋下钱。靳拔贡知道后就将在各人的花盆下记了名字，花儿死了就通知各人拿走。

话说有一年，洋鬼子送来一副对联给皇帝，要求对上。那对上联写道：“尔朝中内无相外无将内相将来怎样？”这明显有侮辱、蔑视之意。文武百官谁也不敢对，皇帝无奈，只好下旨命李广第来对。李广第战战兢兢地接了圣旨，回家后坐卧不安。靳拔贡见李广第唉声叹气，愁眉不展，向前问明原由后，教他如此这般。李广第一听大喜，当下匆匆上朝，奏明皇上，说已能对上。皇上马上召见洋人。当洋人趾高气扬地说出“尔朝中内无相外无将内相将来怎样？”时，李广第当即续上下联：“皇天难度地难量天地度量量就无妨！”一下子把洋鬼子惊得目瞪口呆。

事后，李广第如实禀报缘由。康熙决定会会靳拔贡。谁知，康熙在李府学堂门前等候多时，总不见他迎接，就悄悄进来。只见靳拔贡正坐在当院的椅子上，脱帽敬怀，捉着虱子。康熙故意咳嗽一声，仍不见靳拔贡抬头，生气地说：“猴猴一样，成不了大事！”转身离去。事后，李广第责怪靳拔贡，他笑道：“咱一不求官，二不图名，何必见他！”

后来靳拔贡年老返乡，病故后葬在曹县镇车寨村东头。有名望的人路过靳拔贡的墓地，都会上前拜谒。

丰瀚 鄯鸿



### 捉黄鼠狼



儿歌曰：黄鼠狼，跳三跳，您的小鸡吱吱叫。吱吱叫，咋啥哩？您的小鸡想吃个哩。吃谁哩？俺想吃您三妮哩。

秋收之后，田地空旷，原本以捕食田鼠为主的黄鼠狼，这时便时常光顾农家的鸡舍。人们便使用木笼、铁夹、绳套等工具来捕捉它们。

我家以前散养着几十只鸡，不少鸡习惯在树上过夜。冬夜里，常有黄鼠狼借着夜色爬上树，一口咬住鸡脖子，使鸡迅速毙命。大人闻声披衣起来时，黄鼠狼早已不见踪影。有时它来不及将鸡拖走，便会将死鸡遗落树下。

据说黄鼠狼捉鸡很有技巧：它们会咬住鸡的后颈，趴在鸡背上，用尾巴抽打鸡屁股，驱使鸡自己行走。通过这种方式，黄鼠狼可以节省体力，让鸡驮着它到达目的地。

黄鼠狼的皮毛非常珍贵，保暖性极好，除了可做裘皮大衣、围脖、手套和帽子之外，还是制作毛笔的好材料。所谓的“狼毫”毛

笔，正是用黄鼠狼尾毛制成的。因此，人们在捕捉黄鼠狼时，会尽量不损坏其皮毛。捉到后会用木棍挑着到集市上卖，还能发一笔小财。

铁夹是常见的捕捉工具，形状略似弓箭，由竹片和铁丝制成。使用时，在黄鼠狼常出没的地方挖一个小洞，放入鸡肉或鼠肉作为诱饵，将夹子置于洞口并加以伪装。黄鼠狼一旦触动机关，脖子便会被夹住。

木笼则是用木头制成的密封箱子，长约一米，内壁高五六厘米，宽四五厘米。笼子几乎全部埋入土中，两端设有活动门，中间安置机关。黄鼠狼一旦进入笼内，便会触发机关，两头的门随之自动关闭，使其成为“瓮中之鳖”。

如今，黄鼠狼已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动物。我们在尊重传统民俗的同时，也应从法律与生态保护的角度出发，科学认识它们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## 愁恨几时消 行人感慨增

### ——单县“古八景”之“青冢暮云”寻踪

古籍记载，单县老城西南一隅，有一片神秘的荒冢。远远望去，荒冢之上被一层厚厚的青草覆盖，翠绿葱茏的色泽，仿佛是大自然特意在这片土地披上的一袭华服，“青冢”之名，便由此而来。

关于“青冢”的来历，民间众说纷纭。有人说，这里安眠着一位善良的仙女，她生前乐善好施，庇佑乡里，逝后草木感念其德，因而四季常青；也有人认为，家中长眠着一位忠勇的将军，战死沙场后英魂不灭，化作这片茵茵绿意，默默守护一方水土。

而“青冢”最令人神往的，是暮色降临时的天象。每当夕阳西下，云气氤氲，青烟紫雾缭绕天上，渐渐幻化出龙凤舞之形——龙则须爪张扬，鳞甲隐现；凤则羽翼斑斓，姿态翩跹。此情此景，宛如天开图画，引人步入一个虚实交织的梦境。

古人曾题诗赞曰：“瞻彼原上冢，草色何青青。中藏谁氏骨，而以昭君名。惟进日将暮，但见闲云横。悠悠本无意，卷舒若有情。愁恨几时消，行人感慨增。”

依据这首诗，后来不断有人对“青冢暮云”之景观充满遐想。

一个初秋的傍晚，我循着诗踪，踏访“青冢”旧址。落日熔金，为冢上每一茎

青草镀上温暖的轮廓。我静静地站在土丘之上，凝视着变幻莫测的天地之间。只见青烟紫气相互交融，慢慢地勾勒出龙凤的轮廓。眼神犀利，须飘摆动之龙，羽毛鲜艳，尾翼舒展之凤，呈现一派祥瑞之景，仿佛在无声诉说国泰民安、岁月静好的祈愿。

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，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往事？是仙女的遗泽未泯，还是将军的忠魂长在？或许，答案早已随风而散，唯有想象穿越时空，在此落地生根。

夜色渐浓，云中龙凤缓缓隐去，而观者的思绪却如家边苇蒿，生生不息，岁岁年年。

“青冢暮云”不只是一处消逝的自然景观，更是一段活在传说中的地方记忆。它承载着民间对美好的向往、对历史的感怀，也凝结为单县文化中一道永不褪色的诗意图景——故事未终，感慨长存。

文/刘波



“青冢暮云”发生地遗址公园景观雕塑



“青冢暮云”发生地遗址河道



“青冢暮云”发生地牌坊狮子石刻

●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●

前

扬

集

